

# 断根草

上册 王德明◎著

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下，东一处西一处的崖畔畔上，随高就低的土窑远远看去就像一幅老旧的画在时间中停留着。偶尔传来的一声懒洋洋的鸡叫，打破了陕北这个小山村的寂静，于是，这幅老旧的画抖动了一下，现出一丝生机。对于拐沟的女子娃娃、对于润梅，长大是怎样一种甜蜜伴着愁苦的滋味啊！

# 断根草

王德明 著

【上册】

断根草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根草 / 王德明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53-0630-8

I. ①断…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6364号

书 名 断根草(全二册)  
作 者 王德明  
策 划 唐朝晖  
责任编辑 郭爱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21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 辑 部 010-64174917  
营 销 部 010-57350370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70.25 插页40P  
字 数 1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9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57350337)

【上册】



## 这日子怎么就过不明白呢？

咱农村的娃娃，就跟山沟沟里的茅草野花一样，没人管没人护，全凭自己的一条命往起长哩。

- |      |           |       |           |
|------|-----------|-------|-----------|
| 第一章  | 海英 / 3    | 第十二章  | 马升有 / 259 |
| 第二章  | 来福 / 34   | 第十三章  | 改改 / 289  |
| 第三章  | 润梅 / 68   | 第十四章  | 宝柱 / 316  |
| 第四章  | 薛贵来 / 105 | 第十五章  | 二老薛 / 339 |
| 第五章  | 顾院红 / 123 | 第十六章  | 二老薛 / 360 |
| 第六章  | 俊娥 / 154  | 第十七章  | 润梅 / 386  |
| 第七章  | 薛贵来 / 170 | 第十八章  | 改改 / 410  |
| 第八章  | 蒋怀忠 / 186 | 第十九章  | 白占宽 / 426 |
| 第九章  | 兰草 / 199  | 第二十章  | 俊娥 / 441  |
| 第十章  | 薛贵来 / 216 | 第二十一章 | 润梅 / 454  |
| 第十一章 | 二老薛 / 241 | 第二十二章 | 燕燕 / 46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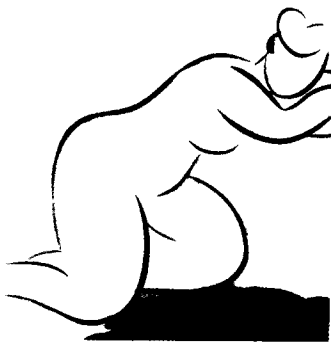
【第二部】  
城路

目录·  
2

- |       |           |       |           |
|-------|-----------|-------|-----------|
| 第二十三章 | 静静 / 487  | 第三十三章 | 孙爱花 / 639 |
| 第二十四章 | 润梅 / 502  | 第三十四章 | 肖老汉 / 656 |
| 第二十五章 | 刘乡长 / 517 | 第三十五章 | 刘乡长 / 680 |
| 第二十六章 | 润梅 / 533  | 第三十六章 | 二老薛 / 707 |
| 第二十七章 | 孙爱花 / 545 | 第三十七章 | 俊娥 / 722  |
| 第二十八章 | 刘乡长 / 556 | 第三十八章 | 爱英 / 751  |
| 第二十九章 | 贵生 / 579  | 第三十九章 | 薛贵喜 / 757 |
| 第三十章  | 润梅 / 589  | 第四十章  | 二老薛 / 771 |
| 第三十一章 | 刘乡长 / 602 | 第四十一章 | 刘乡长 / 782 |
| 第三十二章 | 俊娥 / 620  |       |           |

- |       |           |       |           |
|-------|-----------|-------|-----------|
| 第四十二章 | 薛老二 / 817 | 第五十三章 | 蒋怀忠 / 957 |
| 第四十三章 | 闫五 / 832  | 第五十四章 | 润梅 / 972  |
| 第四十四章 | 薛老二 / 838 | 第五十五章 | 刘师 / 981  |
| 第四十五章 | 老郭 / 851  | 第五十六章 | 芳芳 / 991  |
| 第四十六章 | 艾三 / 857  | 第五十七章 | 老薛 / 1004 |
| 第四十七章 | 薛老二 / 870 | 第五十八章 | 润梅 / 1019 |
| 第四十八章 | 陈小莉 / 885 | 第五十九章 | 燕燕 / 1035 |
| 第四十九章 | 毛毛 / 900  | 第六十章  | 王艳 / 1049 |
| 第五十章  | 张百灵 / 910 | 第六十一章 | 宝根 / 1056 |
| 第五十一章 | 张百灵 / 923 | 第六十二章 | 老薛 / 1067 |
| 第五十二章 | 老薛 / 943  | 第六十三章 | 润梅 / 1086 |





---

【第一部】望城



## 第一章 海英

她叫润梅，到卡厅当小姐以后就把名字改了，改成了毛毛。在后来认识她的人中，大多都不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这天，街上很偶然的一个情景让她先是心里一怔，随即眼眶一阵阵发酸：一辆满载洋芋口袋的毛驴车；一个手牵缰绳，迈着大步，口吐热气的受苦汉；一个围块颜色很旧的头巾，两只手拢在袖筒里，瑟瑟缩缩蜷坐在洋芋口袋上的小女子娃……

这是一个冬日的早晨。一条与往日无异的、宽展展的城市街道。当行人和车辆渐渐多起来的时候，金灿灿的朝阳里，临街的“贵福来酒家”几个通红的招牌字看上去格外打眼。看见街上过来的那辆毛驴车时，她正站在贵福来酒家门前暗红色的地砖台阶上。

……近了。脸蛋儿冻得青紫的小女子娃在毛驴车尾部的洋芋口袋上蜷坐着，不时东瞅瞅西看看，像是稀罕城市街道的景致。看年龄，小女子娃大约十一二岁的样子，那个手牵缰绳的受苦汉可能是小女子娃的爸爸。

她用手指飞快地抹了下眼角，头一扬，目光越过街对面高耸的建筑

物……那年，也是这样一个早晨。真的！跟今天一模一样的早晨，自己的爸爸也是手牵着缰绳，嘴里也是吐着一团一团的热气，只不过青阳川的冷风要刺骨得多。傻咧咧的自己啊！那个早晨，也是蜷坐在拉洋芋的毛驴车上，冻得清鼻涕眼泪满脸流……她的嘴略微动了一下，心里像是翻涌着什么。

“润梅，手机响哩。”随着声音，一个走路跛着腿、模样看上去有些老的男人从酒家门口闪了个面。

她嗯了一声，迟疑间想回转身又站着没动。那人多像当年自己的爸爸啊！厚实的背影，有力的步子，手牵缰绳走在青阳川冬日早晨的阳光里，嘴里吐着一团一团的热气……要不是妈妈歿得早，要不是为给妈妈治病拉下饥荒，爸爸就不用下炭窑当“炭猫”，那样的话，爸爸的腿就不会被砸残，再要不是……

她的胸脯有力地起伏着，潮湿的眼睛随着街上的那辆毛驴车慢慢移动着。她不知突然想起了什么，朝后回了回身，像是想给谁说什么样的样子。然而，她失望了，身后的门里除了发亮的红色地砖和干净整洁的餐桌外，再没有什么。

她的目光又落在那辆毛驴车上，嘴角开始有了浅浅的笑意，泪湿的眸子看个清亮亮的。一个腋下夹着包的男人从她面前走过去后又回了回头，再扭转头，边走边朝街上胡乱找看了一气。

那个手牵缰绳的厚实背影，在她眼里渐渐缩小。十几年了，当年那个也是手牵缰绳背影厚实步子有力的自己的爸爸一转身就老了！是那种被苦日子枉累成的老、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熬煎成的老。至今，弟弟的事还在爸爸心里结着个愁疙瘩，人整天不言不语，连个脾气也不会发，就知道埋头寻着做活儿，才五十来岁的人却看上去……

那辆毛驴车在前面的十字路口消失了，她下意识地踮踮脚，但看到的只是很快就衔成串儿的汽车和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她长出一口气，缓缓转过头，扬扬脸，目光再次越过街对面高耸的建筑物。

“贵福来酒家”几个招牌字在冬日早晨的阳光下红艳艳亮闪闪的，在这个与往日无异的普通冬日的早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日子似乎就是这么一天天开始的，很普通，普通得都不曾让人留意，快乐的人愁肠的人依旧在这新开始的一天中快乐着愁肠着，天天，月月，年年。但对于润梅，在这样一个普通冬日的早晨，无意间的一瞥，街上很偶然的一个情景，却让她眼前渐

渐浮现出青阳川拐沟旺泉村那两眼叫家的土窑洞。

陕北，万千沟壑的黄土高原苍茫而雄浑，在大山的褶皱里，散落着一个个宁静而安详的小村。薛贵喜打小就随父母从陕北北部沙地边缘的横州老家，辗转迁移到陕北南部一个叫旺泉村的地方，从此，这个地处偏僻的拐沟村就多了一户薛姓人家。薛贵喜记得老人们常说，这搭儿的地方养穷人，只要长两只手就能存站住——地广又肥，老乡也厚道，那阵儿又没有户口之类杂七杂八的事，老乡见有外路人来可稀罕你哩！给你借地方住，给你借粮吃，再给你借家什借种子，这么两三年下来，自个儿就粮也有咧地方也有咧，以后这搭儿就是家，人也就成了这搭儿的人咧。

的确，老人们说的情况在当时是个平常现象，从老家起身一路流落到这搭儿的薛姓人家就是两三年以后，粮也有咧地方也有咧，再后来还添了人口，就是贵喜的弟弟贵来。现在拐沟旺泉村贵喜、贵来兄弟俩住的那两眼土窑，就是那会儿在他们老人手上时打成的。

旺泉村在青阳川一条十几里长的拐沟沟掌，一脉细水从窄沟沟底流出村子。贵喜贵来兄弟俩不是身身挨身身，贵喜比贵来年岁大许多。贵喜人温和，性子慢，爱讲古朝肯说旧事，他曾蹲在自家门前的硷畔上，指着底下的沟槽对娃娃们说，自己小时候那里绿汪汪的，全是一人搂不住的大柳树，到了晚上，对面山上常有狼嗥声。有一次，月儿地里亮堂堂的，他推开门，正好看见一只狼身子展开三两下就蹿到对面的山岭上去了，眨眼工夫，再看就没影儿了。他说那阵儿这里到处都是梢林，住家也不多，就是到后来人慢慢多了，拐沟里还经常能听见那东西的嗥叫声，到山里受苦时，也常常能见到那东西的干屎。

贵喜的婆姨俊娥是个心肠热、说理、干活利索的过日子人，在老二贵来的婚事上，她这个当嫂子的没少操心，事里事外忙前跑后。等把竹香娶进薛家门，她又大小事上招呼着，虽然兄弟俩住在一个门上，但妯娌间从来没高言过，也没红过脸，两家人过得热热和和的。

竹香进薛家门后先生了儿子宝柱，接着又生养了两次，都没活成，到宝柱六岁那年才又得了一个女子。满月那天，嫂子俊娥专程从青阳川请来了书匠张瞎子，说了场儿女书，临了她又对书匠说，借你的吉口，给娃娃取个名字吧。张瞎子说：“生在闰月，又是女子娃娃，再沾上个水气、沾上个光

彩、沾上个银钱，就叫润梅吧。”

贵喜婆姨俊娥爱人又情长，润梅自小就爱住她这个大婶（陕北一些地方的方言里，常把“大妈”叫做“大婶”。）怀里钻，常蜷窝在大婶怀里，嚷嚷着让大婶讲狼哩毛野人哩之类的故事。那时，润梅的两个叔伯姐海英、海兰都还没出嫁，叔伯哥海雄和亲哥哥宝柱也还小，一大家子人晚上常围坐在土炕上讲这说那。拐沟那会儿还没通电，庄户人点油灯，灯油是自产的麻油或是豆油，灯是高脚油灯，形状像树，有人就把这种油灯叫灯树。老薛家兄弟俩窑里也都点的是这种高脚油灯，灯在靠灶台的炕沿上放着，一老家子人坐在炕上拉话时就转圆圈围着油灯。年成好的话，炕中间还常放一老碗炒黄豆，要么是把葵花子和南瓜子拌炒上一老碗放在炕中间；年成不好的话，有时就炒一老碗玉米粒，也凑合着算是娃娃们的零嘴吃食。

润梅猴娃娃家就知道贪嘴。南瓜子在庄户人窑里也是稀罕物，有两颗也轻易舍不得吃，偶尔跟葵花子拌炒时，也是像药引子一样放几颗。润梅看见南瓜子眼生吃见南瓜子好吃，就霸住碗，两只手一齐上，在老碗里三翻搅两挑拣，就把不多的几颗南瓜子全攥在她的两只小手里。润梅妈竹香就故意吓唬她：“好吃嘴女子！南瓜子都叫你一个给拣走咧，不识眼色？！”这时，润梅手里攥着两满把瓜子，两眼眨巴眨巴地看着妈妈。大婶俊娥就笑了，说：“咱两家现在就数梅娃小，叫吃去……竹香，梅娃长到识眼色的年龄也就能给你顶上事咧！女子娃娃，心细。”仰靠在铺盖卷上的润梅爸爸贵来接住话，说：“顶甚哩？白养活！一出嫁还不是给人家磨煎光景日月。”见二叔贵来这么一说，头碰头也纳袜垫也叽叽咕咕说悄悄话的海英海兰姐俩就突然间没有了声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就都再不言传，眼皮往下一垂，闷着声，只顾飞针走线。一炕拉话的人一时间也没谁再言传，窑里只有高脚油灯的火苗还在欢快地跃动着。

润梅的妈妈竹香是个爽直性子，她忍了忍憋了憋后还是出口了，说：“小抠抠人！什么事你都要掂量出个斤两，不是三个多咧就是两个少咧，没你不操心的事，娃娃还这么小，你就能探说那么远？”

闷着声飞针走线的海英海兰姐俩这时都瞟了一眼再不吭气的二叔，偷偷笑。

大婶俊娥轻轻拍了拍蜷在自己怀里的润梅，唉了一声，说：“还不是看嫁得好赖哩？能寻上个光景好些的人家，再咋说她也能帮衬上点哩，没多有少哩，再说将来抬埋个的时候，女子还不是要出吹手钱、糕钱、老衣钱？顶

事不顶事的，养了一回，留世界就留下个人养儿哩生女哩，为老人的，把娃娃养活大就行咧，顶不顶事就看有没有那个福气，碰命哩。”俊娥说话的声音不高也不快，但听来沉甸甸亮堂堂的。

润梅的大叔（陕北一些地方的方言里，常把“大伯”叫做“大叔”。）贵喜不说古朝不讲旧事时，一般话不多，别人拉东说西，他只管吧嗒嗞溜自己的旱烟锅子，也轻易不反驳别人的话。

海英还在闷头做着她的针线活儿，但手里的活儿却明显走了样，偶尔还停下针线发愣，在暗幽幽的土窑里，她的脸不知怎的，还偷偷地发红。海兰就用膝盖碰碰姐姐，再故意坏笑着使眼色。海英的脸一下子红到脖颈，她憋涨着脸，连努嘴带瞪眼，还用手直揉揉海兰。海兰把嘴一捂，变成忍俊不禁的坏样儿。海英就又唬下脸，吓诈着瞪海兰，气鼓鼓的胸脯子一起一伏。

蜷在大婶俊娥怀里的猴润梅把身子往起拱了拱，好奇地来回看着两个姐姐。俊娥把目光移到自己的两个女子身上，她提高了声音，笑笑地嗔怪说：“两个死骨殖女子！早早给寻个头主就都安生咧。”海英海兰又赶紧都闷头做起了自己的针线活儿，还捎带着偷偷地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俊娥舒心地长出一口气，神情里透出惬意，缓缓说：“看咱现在！一老家子人经常能消消闲闲坐在一起热热和和地扯东拉西讲这说那。公社集体那阵儿哪有这号消闲日子？！……天全黑了才从山里往回走，人还没走到院子里，就听见猪也饿得哼鸡也饿得叫，还有见了娘就吊在屁股上饿得直嚷叫的一堆碎娃娃，都要吃哩！人都不知该先安顿好哪头才对，只好忙死忙活赶紧给地上撒上一把玉米让鸡先安稳，再慌忙生火顾救人，摸一把家什，啥都冰冷。忙忙乱乱地把饭做好吃完，再把牲灵喂上，然后还得开会，把人往死里折腾哩。可最后，把人折腾个死，可临了还打不下个粮！——人哄地，地哄人，人忙一年，可常缺那口吃。”

“妈，我那次偷吃了个鸡蛋，就让你美美打了一顿。”海英插话说。

俊娥长出口气，说：“那阵儿你弟弟海雄还不到一岁，大人吃不进去东西，奶水就不够，海雄一天张个小口饿得直哭，全凭那几颗鸡蛋活命哩，妈当时也是实在……”

“妈，那次是海兰撞弄，然后我才……你也不问清楚就打我哩。”海英又说。

俊娥说：“海兰比你奸滑，嘴又快，妈那阵儿心里毛毛躁躁的，也

就……唉！只怪那阵儿少吃没喝，人受着可怜哩。”这时俊娥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又说：“现在，好不死的现在，一单干，人也自由咧吃的也有咧，只要人不懒，我看以后的光景还有个样子哩！”俊娥把目光移向老二婆姨：“竹香，咱这茬子人把罪是受完受尽咧，只要到娃娃们这辈儿手上能过上好光景就行咧。”

高脚油灯这时像通灵性似的，火苗欢快地跃动了几下，暗幽幽的土窑里跟着也亮堂了一大截儿。蜷在大婶俊娥怀里的润梅已迷迷糊糊睡着了，松开的小手里掉出黏溜溜的南瓜子。海英海兰凑近油灯，相互比看看袜垫的手工。竹香这时看着自己女子润梅嘴角清亮亮的口水说：“嫂，这娃娃就爱黏你，不晓得大了晓不晓得孝敬你。”俊娥没有立即接话，她低低头，看看在自己怀里正睡得酣畅的润梅，然后又抬起头，柔柔的目光落在高脚油灯那跃动着的火苗上：“梅娃！大哩长得俊俊的，再找上个好女婿。”她一下一下地轻轻拍着润梅，自言自语道：“逢年过节要来看你大婶，还要给你大叔买瓶酒买条烟哩，要不我就生气咧！”高脚油灯的光亮在俊娥的脸上跃动着变幻着，轻柔的爱意也在这位刚走出饥饿年代的、坚忍的陕北妇女那粗糙的脸上腾着，带着八十年代初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对田野的温馨憧憬和对儿女们美好人生的殷殷期许，悠悠地弥散在黄土高原上这眼老旧的土窑里。竹香看着嫂子，舒心地笑笑，又伸手擦了擦润梅嘴角清亮亮的口水，说：“一满是个涎水布袋子，还能长得俊哩，操心没人要——丑女子！”

站在贵福来酒家门前台阶上的润梅像是觉得开始冷了，下意识地缩缩肩。

新鲜而热烈的阳光洒满贵福来酒家的大玻璃窗，亮晃晃的。素雅洁净的窗幔依然严严实实地拉着，透着几分慵懒，给人感觉新开始的一天与昨夜恍若同在。

“润梅，手机又响哩。”门里刚才那个声音催促她。

这个叫润梅的年轻女子回回神，转过身，缩着肩快步向里面走去。

那个腿有些跛的男人出现在贵福来酒家门前的台阶上，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但张望了一气后，他有些失望。

一辆通身涂满花花哨哨广告的公共汽车从街上驶过。几个边走边伸胳膊伸腿的老年人比画着从不远处走来，一个精瘦老者还手持宝剑，光脑壳熠熠闪亮。看着这拨人走近了，跛腿男人身体一拐，从门前消失了。大玻璃窗后



的帘幔拉开了一块，一缕阳光立时射入。那拨人到了贵福来酒家门前，精瘦的光脑壳老者已将宝剑斜插在背，边走边拉架势，腾空了的两手指天画地，口中念念有词，像是给一个花袄绿裤胖墩墩手拿扇子的半老婆子做着示范。大玻璃窗后对开的帘幔中间，半张就着缝隙、迎着阳光、面皮松垮垮的脸，像盯梢一样，半隐半现。

“这些城里人……”看着那拨人的背影，帘幔后的跛腿男人低声自语一句。

帘幔哗啦一下全部拉开，大玻璃窗立时显得豁亮洁净，从外面看就知道这是贵福来酒家的雅间。

“爸爸，张黎是不是昨天来找过我？”润梅站在雅间门口朝里问。

“嗯，找过。”

“没说啥事？”

“撂下张请帖，你回来得迟，我也忙忙乱乱，一下给忘咧。”

“再没说啥？”

“没。请帖在抽屉里。”

“这个孙，说结就真的结哩。”润梅边转身边自语一句。

这时他开始闷头擦桌子。正转身间的润梅突然提高声音叫道：“爸爸。”他停下动作看女子。“常给你说，叫服务员干、叫服务员干，你咋就……”

“闲也是闲着，捎带的事。”他边说边又开始擦，“这点活儿，熬不着人。”他知道女子是心疼自己，故意不看站在那里有些生气的润梅，自顾自地边说边擦。

润梅一拧身离开了。

他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落满桌面的欢快而热烈的阳光里有他那机械滞拙、略显夸张怪诞的身影。那影子时不时出现片刻的静止。这时，薛贵来在愣愣地发呆。在这样一个普通冬日的早晨，新鲜而热烈的阳光似乎丝毫没有唤起他心理上的愉悦，而装饰雅致的包间和“贵福来酒家”几个通红大字的背景，也似乎在新的一天的开始中没能令他精神抖擞……他团了团手里的抹布，开始坐下抽烟。阳光抚过他已花白的头顶，映了一团黑影在桌面上，长时间一动不动。

薛贵来举家迁离旺泉村进城，一晃就是几年。开始时薛贵来蹬三轮，